

## 失落的光輝

「嗒—嗒—嗒—嗒—」，昏暗巷弄傳來聲響，向前靠進，藏在黑暗中僅存的一道光輝，灑在玻璃櫃中展示的百年技藝。那是不到三坪的老店，歷經近一甲子的滄桑，依舊矗立在時代的夕陽餘暉中，獨自與現實奮戰。

守著老店的背影顯得格外淒涼，歲月痕跡留在他那駝背的身影。他用他那粗糙卻靈活的雙手，將五十多年的手藝保存。那數十年來不變的是他炯炯的銳利眼神，和那早已爐火純青的老技藝，就算留著汗水，也要謹慎地將手中的完美交給每一個客人。

他是我的爺爺，一位服裝設計師，亦是現今寥寥可數的旗袍設計師，從十三歲當學徒，至今堅守超過半個世紀，可說是國寶等級。一匹高級絲綢，在爺爺精巧的手藝下，一針一線，縫出風韻氣質；裁出高雅柔情。穿上一襲華美，布中的花色，彷彿被賦予生命的姿色，散發出著花香的氤氳。量身的剪裁勾勒出曼妙的身材；真絲的滾邊描摹出婀娜的曲線；高領的口子襯托出玲瓏的線條，獨一無二的古韻，展現東方的絕美。

然而當年中正路旗袍街的光景卻被世代的巨變隱沒。

憶起當年，爺爺很是自豪得誇耀起這條旗袍街，全盛期多達十二、三間旗袍店，而爺爺和奶奶自立門戶，帶領著多達十六位師傅在中正路街口開店，那時的政府高官、企業老闆的夫人皆會到服飾店量身定做旗袍。民國七十幾年可說是旗袍的輝煌時代，爺爺一天可接到一、兩百件訂單，一週甚至多達兩千件旗袍需完成，月收至少六十多萬，盛況可見一斑。

再燦爛的太陽始終要面臨月上柳梢頭的危機，時代的轉變，正抹去這世代的樣貌，而另一個世代即迅速新起。昔日的旗袍一條街僅剩不到兩家經營，而我爺爺的為其中一間，然而繁華不再，只能無奈地眼看旗袍一步步走入歷史，埋沒在洪流之中。

熙熙攘攘的人潮，早已不見穿旗袍的佳人；車水馬龍的繁華，早已不敵時代的劇變。如今爺爺的店也被迫牽到昏暗的巷弄內，當年的老師傅只剩爺爺和奶奶繼續奮力地踩著老舊的縫紉機，堅持初衷純手工為他人製作服飾。看著他倆老一日一日落寞的神情，枯萎得毫無生氣，彷彿被陰暗吞噬，牆上泛黃的老照片，終

已成過往，爺爺的笑容少了往日的燦爛，甚至多了些愁情苦澀，我不禁潸然淚下，感嘆世界的滄海桑田。

爺爺說：他那個年代就是「做人著磨，做牛著拖」。但現今的年輕人多半吃不了苦，年輕一輩多不願意學製作旗袍。成衣工廠又日漸新起，依著大量製造生產的絕對優勢，加上低廉的價格，嚴重打擊手工製作的市場，被現實所逼迫，只好放棄，等著被命運淘汰。

多年來，爺爺從不吝嗇地傳承他一生的技術，積極至各級學校授課、擔任縫紉公會理事長，試圖從破碎的瓦礫中挽救這百年的藝術品，只盼望年輕人能夠將旗袍的輝煌接續下去，期望有天這項技藝能夠再有太陽升起的一天。

老舊的店面歷經多年風吹雨打，和爺爺扛起守護傳統的重擔，雖無法阻止被市場吞噬，但那回憶依舊保存在爺爺心中，對爺爺來說那是驕傲、是無可取代、是永不消逝的光輝。

望著落下的夕陽，轉瞬間，黑夜取代了橘黃，令人不勝唏噓於物是人非事事休。旗袍店終會面臨後繼無人的危機，一步步走入歷史；一步步走入黑暗；一步步走入文化的墳墓。失落的光輝，再也無人過問、無人知曉，徒留燃燒後的灰燼。

「嗒—嗒—嗒—嗒—」，爺爺和奶奶依舊踩著縫紉機，美麗的光輝永留在爺爺奶奶的心中，卻也同時黯淡失落。